

菩薩行記 外一章

夜唱

浮生

一天晚上，行者來到廟街，一群外國遊客正圍觀一處夜唱的攤檔，燈火通明，喇叭誇張地播送中樂及女歌者反串男音的聲音，七個襤褸的樂師把玩著各自的樂器，偶而傳來嗆咳的聲音。兩個打扮艷麗的徐娘對唱著「萬惡淫為首」，伴以娘娘腔架。遊客稍作拍照後便離去，另一群遊客到來，繼續圍觀。唱畢，其中一個徐娘取過盛盆在圍觀者中穿梭，口中不斷嚷著：「請支持吓！打賞吓」，遇到有人打賞，便從袋中拿出糖果回贈。行者見到老外遊客放下十元，大陸遊客放下廿元，趕忙從袋口掏出一百元，微笑放到盛盆中，徐娘眼神充滿感激及訝異，定定望著行者，來不及取出糖果，行者已離開。

另一處攤檔有女唱者二人，其中一人更要兼顧客人，樂師四人演奏著不太穩定的樂曲。行者被拉到一排疏落的座位中間，遞上熱茶一杯及糖果，還有曲譜一本待點唱。

女唱者見有客人到來，抖擻精神，賣力演唱一曲「帝女花」，女招待者扭動腰肢走到女唱者面前奮力對唱。唱畢，女招待者走到行者身旁，見到盛盆裡的一百元，振奮說：「謝謝！謝謝先生。家父泉下有知，知道仍有熱心人支持粵曲藝術，定必告慰。六十年前，家父已在這裡發揚粵曲藝術，常常鼓勵，甚至強迫我們為粵曲獻身。我從小女孩開始，已在這裡賣唱，一直到今天，都是被父親的誠意及興趣所感動。當年這裡曾光輝過，少說也有十餘檔，用不著任何人或政府支持，收入頗豐盛。如今這裡被定為遊客區，加上各方面的宣傳，仍落得如此

蕭條。唉！」

行者打量女招待，見她濃濃化粧後，仍掩不住綉紋及粗獷的面容，儘管儀態如何輕柔，態度如何友善，遮蓋不了正邁入老年的主觀及強悍。

女招待興致勃勃，續道：「這條街的另一面，已開設了多間粵曲歌廳，很多觀賞者為了舒適，已轉到那裡去。但他們忘記那些表演者不單是我們的後輩，歌藝不成熟。最叫人氣惱的是她們穿著暴露，常以一些挑逗性的行為去搶客。」

女招待無助地望著遠處的黑暗出神。一位老樂師望著行者問：「先生，請點一首歌吧！」

行者微笑搖搖頭。女招待醒覺地站起來說：「讓我為你唱一曲吧！」

行者悄悄放下一百元，默默離開，只聽見身後歌者正唱著：「一葉輕舟去，人隔萬重山……」

另一個夜唱的攤檔只得五位表演者，女唱者只得一人，招待是一個中年樂師兼任。圍觀只得寥寥數人，有拿著酒樽說醉話的；有坐著打瞌睡的；有跛著舞蹈的；也有望著虛空自言自語的；襤褸或上身坦露者。女歌者雖打扮艷麗，仍掩不住那老態龍鍾；正賣力咬字吐音。歌聲在夜空裡迴盪，格外空曠飄渺。行者將一封百元的紅包輕放在招待者盆中，匆匆離去。

如果這些打賞能恢復他們的信心，這些布施能令他們積極，減輕掙扎中的痛苦，當願意常行菩薩道，祈願世間善業長存。行者邊走邊想，不斷默默迴向。